

闽语差比式的历史层次^①

◇ 吴福祥^②

摘要：闽语差比式具有“缺少标记型”、“基准后置型”和“基准前置型”三种类型。缺少标记型的“S-A-St”是闽语的存古层次，其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的“S-A-St”；基准后置型中除“S-A-过-St”外均属闽语的创新层次；“基准前置型”以及基准后置型中的“S-A-过-St”属于外来层次，前者源于官话和书面语模式的扩散，后者是粤语差比式模式的渗入。

关键词：差比式；闽语；历史层次；语法演变

引言

很多闽方言的差比式具有不同的交替形式。比如福州话里，“他比我高”至少有下列六种说法：

- (1) a. 伊悬我 b. 伊故悬我 c. 伊悬去我
 d. 伊故悬去我 e. 伊比我悬 f. 伊比我故悬

一种方言的差比式何以有如此多的交替形式，这些不同的形式是如何产生的，是否反映不同的历史层次，对这些问题以往的研究似关注不够。

① 本项研究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历史语义演变的专题研究”（项目号：2009JJD740014）资助。写作中与陈泽平教授、项梦冰教授、林新年教授、陈伟蓉博士和徐睿渊博士多有讨论，获益匪浅；此外，陈泽平教授、庄初升教授、林新年教授、陈伟蓉博士在资料上给本文以重要帮助，谨此一并申谢。文中所有错误，概由笔者负责。

② 吴福祥（1959—），男，安徽怀宁人。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语言学、语法化理论、语言类型学和接触语言学。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讨论闽语差比式的类型和来源,着重说明这些差比式类型所体现的历史层次。^①

一 闽语差比式的类型和形式

差比式作为一种跨语言普遍可见的结构式,主要由比较主体(记作S)、基准(记作St)、属性谓语(记作A)和比较标记(记作M)四个成分构成。比如在“张三比李四高”这个句子中,“张三”是被比较的主体(S),“李四”是用以比较的基准(St),“高”是属性谓语(A),“比”是比较标记(M)。不过,鉴于比较标记的类型和语序在不同语言(或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中不尽一致,为讨论的方便,本文对比较标记做进一步区分:根据“标注模式”(marking pattern)的不同,我们将比较标记分为基准标记(marker of standard,记作Ms)和属性标记(marker of property,记作Mp)两类,基准标记是加在作为从属语的基准之上的成分,属于“从属标注”(dependent-marking),如英语的 *than*、法语的 *que*、日语的 *-yori*、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比”以及上古汉语的“于/於”;属性标记则是加在作为核心语的述谓之上的成分,属于“核心标注”(head-marking),如英语差比式中形容词后缀 *-er* 及形容词前的副词 *more*、法语比较句中形容词前的副词 *plus* 等。基准标记和属性标记虽然都是表示比较关系的语法标记,但二者的成分结构不同:前者与基准是直接成分,后者跟述谓是直接成分。另一方面,根据相对于属性谓语的位置,我们把属性标记分为前置型属性标记(记作Mpq)和后置型属性标记(记作Mph),前者位于属性谓语之前,如英语的 *more*;后者位于属性谓语之后,如粤语“我肥过渠(我比他胖)”中的“过”(参看吴福祥、覃凤余 2010)。

闽语一般分为闽东、闽南、莆仙、闽中和闽北五个次方言,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海南、台湾、浙南和广西等地区。在闽语的不同次方言里,差比式的类型和格式不尽相同。根据比较标记的有无以及基准相对于属性谓语的位置,我们将闽语的差比式分为“缺少标记型”、“基准

^① 本文的“历史层次”是指在一种语言或方言的现实系统里,具有相同语法功能的不同语法形式产生或出现的历史年代。本文对“历史层次”这一术语的界定和使用跟方言音韵学界的学者不尽相同。

后置型”和“基准前置型”三种类型（见表1）。下面具体讨论。

（一）缺少标记型（S-A-St）

这种差比式的语序是“S-A-St”，特点是基准在句法上实现为属性谓语的直接宾语，结构式中没有任何比较标记。据目前所见的资料，“S-A-St”主要见于闽东和闽南方言。例如：

（1）**福州**（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90）：我好汝
（我比你好）

宁德（陈丽冰 2008:90）：伊肥汝（他比你胖）|做事
伊慢汝（干活儿他比你慢）

福安（邹晓彧，问卷调查）：我悬伊（我比他高）

厦门（谭邦君 1995:180）：伊低我（他比我矮）|伊
慢我（他比我慢）

泉州（陈法今 1982:62）：我勇汝（我比你健壮）|汝
肥伊（你比他胖）

潮汕（林伦伦 1993:61）：我悬你（我比你高）

雷州（林伦伦 1993:61）：我悬你（我比你高）

揭阳（Xu 2007:272）：伊肥我（他比我胖）|我爸矮
我妈（我爸爸比我妈妈矮）

在闽语的多数方言中，这种差比式的使用要受到一些限制，比如基准通常限于人称代词，属性谓语一般限于单音节形容词。不过，在有些闽方言里，属性谓语为双音节形容词甚至动词短语时也可以采用这种差比式。例如：

（2）**泉州**（陈法今 1982:62）：伊大汉我（他比我高大）

揭阳（Xu 2007:273）：伊早来我（他比我来得早）

福州（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90）：我早来
汝（我比你早来）

“S-A-St”的否定形式是在属性谓语前加上否定词：

(3) 泉州 (陈法今 1982:63): 伊无肥我 (他不比我胖)

揭阳 (Xu 2007:280): 伊 boi³⁵⁻²¹ 悬我 (他不比我高)

(二) 基准后置型 (S- (Mpq) -A- (Mph) -St)

跟缺少标记型差比式 “S-A-St” 一样, 这种类型的差比式也是基准位于属性谓语之后。不过, 与 “S-A-St” 不同, 基准后置型差比式总是包含属性标记。根据属性标记数量和位置的不同, 基准后置型差比式可分为 “S-Mpq-A-St”、“S-A-Mph-St” 和 “S-Mpq-A-Mph-St” 三个小类。

1. S-Mpq-A-St

这类差比式的属性标记位于属性谓语之前。不同的次方言采用的属性标记有所不同, 闽东方言的属性标记是 “故” ([kou²] / [ku²]) (字也作 “固”)。例如:

(4) 福州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90): 我固好

汝 | 我固早来汝

福清 (冯爱珍 1993:135): 伊固悬我 (他比我高)

古田 (林寒生 2002:128): 我故矮伊 (我比他矮)

福安 (邹晓彧, 问卷调查): 狗故大猫 (狗比猫大)

闽南方言使用 “较 ([kha²])” (字或作 “恰”):

(5) 厦门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8:153-154):

汝较势我 (你比我能干)

泉州 (林华东 2008:123): 我较肥伊 (我比他胖) |

汝较好伊淡薄 (你比他好一点)

大田 (陈章太、李如龙 1991:299): 鸭卵恰大鸡卵
(鸭蛋比鸡蛋大)

漳州 (马重奇 2002:261): 我较肥伊 (我比你胖)

台湾 (詹伯慧等 1991:282): 台南较细台北 (台南
比台北小)

莆仙方言的属性标记则为“会 [eʔ²]” (字亦作“厄” [eʔ²]):^①

(6) 莆田 (蔡国妹 2006:235): 我厄悬汝 (我比你高) |

伊厄大我蜀岁 (他比我大一岁)

仙游 (李如龙 2001:181): 我会悬汝 (我比你高)

“故 (固)”、“较 (恰)”和“会 (厄)”在相关的方言里也用作程度副词。^②不过,我们认为,在上述差比式里“故 (固)”、“较 (或恰)”、“会 (厄)”已是典型的属性标记而非一般的形容词修饰语。证据是,在“S-Mpq-A-St”差比式里,“故 (固)”、“较 (恰)”、“会 (厄)”表程度的词汇意义业已弱化甚至完全丧失,其主要功能是表达比较概念而非属性程度。正因为如此,闽语“我较 / 故 / 会肥伊”这类句子表达的意思是“我比你胖”而非“我比你更胖”,也就是说,这个格式里的“较 / 故 / 会”已不再传递“程度增加”的信息。另一方面,“S-较 / 故 / 会-A-St”结构中有时可以在属性谓语后面加上量化成分 (比如泉州“汝较好伊淡薄”和莆仙“伊厄大我蜀岁”),因为“淡薄”、“蜀岁”这类量化短语业已表达出程度差异,属性谓语前的“较 / 故 / 会”不再可能负载“程度增加”的意义。由此可见,“S-Mpq-A-St”中“较 / 故 / 会”虽然源于程度副词,但在此格式中已演变为表达比较概念的语法标记。

2. S-A-Mph-St

这类差比式的属性标记位于属性谓语之后,充当属性标记的是“去”

① 莆仙方言的属性标记“会 [eʔ²]”、“厄 [eʔ²]”本字应该是“解”。“解”作为“知晓”义动词,中古音韵地位为“胡买切” (蟹开二等,匣母上声)。按照音变规律,“胡买切”的“解”在莆仙方言里白读为 [ɛ] (蟹摄开口二等的匣母、影母字在莆仙话里读为零声母的ɛ,如“鞋、蟹、解 (姓)、解 (知晓)、矮、挨”,参看李如龙 2001 和蔡国妹 2006)。当“知晓”义动词“解”在莆仙话里经由助动词演变为副词后声调发生促化,音变为 [eʔ] (莆田) 或 [ɛʔ] (仙游),而跟阴入的“厄 [ɛʔ] / [eʔ]”同音。可见,蔡国妹 (2006) 记以“厄 [eʔ²]”使用的是同音字,李如龙 (2001) 写作“会”则用的是训读字。

② 例如:福州 (冯爱珍 1998:41): 我这包故侈 (我这包还多些)

厦门 (周长楫 1998:393): 较水 (比较漂亮 / 更加漂亮)

莆仙 (林双萍 2007:13): 听喙兮依往往厄骨力 (听话的人往往比较勤快)

和“过”，其中“S-A-去-St”主要见于福州等闽东方言。^①例如：

- (7) 福州 (袁家骅等 1989:305): 伊悬去我 (他比我高)
| 兔躄快去乌龟 (兔子跑得比乌龟快)

林寒生 (2002:120) 提到, 福州及其他闽东方言的差比式可以使用“比较主体+形容词+啊 [a⁰] +基准”格式, 如“我大啊伊 (我比他大)”。这里的“啊 [a⁰]”, 我们认为本字应是“去”: 第一, 据陈泽平 (2010:239-243), 19 世纪福州土白资料中“去”普遍用作比较标记。例如:

- (8) 只隻大去许隻 (这个比那个大)。(榕腔初学撮要, 29 页)
tsi³ tsiaŋ⁷ tuai⁶ kho⁵ hy³ tsiaŋ⁷.
奴才膾大去主人 (奴仆不比主人大)。(福州土白新约全书·约翰, 16-20)

第二, 福州话的“去”作为趋向动词时白读音为 [kho²¹], 用作趋向补语则弱化为轻声的 [-o]。试比较:

- (9) a. u⁵³ kho²¹ uo (有去过 [曾经去过])。(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85)
b. tɕuŋ²⁴² loŋ⁵ ·o (遏落去 [掉下去])。(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84)

陈泽平 (1992,1998) 证明, 当代福州口语中的完成体标记“咯”[-o⁰] 本字是“去”, “咯”是粘着语素, 总是轻声音节, 韵母为 [-o], 声母随前一音节的收尾音变化。按福州话声母类化规律逆推, 可知其原声母是舌根音清塞音 [k-] 或 [kh-]。而据陈泽平 (2010:217), 成

① 陈伟蓉 (2006) 提到, 惠安闽语里当比较主体和基准为指示代词时, 差比式也可以有“S-A-去-St”格式, 如“遮大去奚 (这个比那个大)”。不过, 陈伟蓉 (2006) 强调, “S-A-去-St”格式在实际口语中已基本不用, 而代之以“S-比-St-较-A”。

书于 19 世纪末的福州土白资料《榕腔初学撮要》中，完成体标记正是写作“去”。

(10) 笔无去，有看见吓无（笔不见了，（你）看见了
吗）？（89 页）

peik⁷ mɔ² khɔ⁵, ou⁶ khaŋ⁵ kieŋ⁵ a³ mɔ² ?

病好去（病好了）。（43 页）

paŋ⁶ ho³ khɔ⁵.

都乞伊食完去（都被他吃完了）。（55 页）

tu¹ khøyk⁷ i¹ siaŋ⁸ uoŋ² khɔ⁵.

值得注意的是，《榕腔初学撮要》中完成体标记的“去”和比较标记的“去”语音相同，均记作 [khɔ⁵]。陈泽平（2010:218）强调，用如体标记的“去”，今福州话读轻声，而在传教士文献中凡写作“去”的均标为单字音 [khɔ⁵]。但这并不表明体标记“去”仍与动词“去”同音，只是说明在当时的语感中这个助词与动词“去”的语源联系还比较明确。在个别例句中，体标记“去”汉字写作“阿”，注音为 [ɔ¹]，可能更接近语言事实。例如：

(11) 那惊生分人裡来掏阿（只怕陌生人进来拿了）。
（57 页）

na⁶ kian¹ saŋ¹ houŋ⁶ nøy² tie³ li² tɔ² ɔ¹.

由此也可以推断，传教士文献里比较标记“去”也未必跟趋向动词“去”同音，极有可能跟体标记“去”一样弱化为 [ɔ]。作为体标记和比较标记的“去”，轻声化之后就剩下一个无调的元音，舌位很模糊，读音会因人而异，故有 [o]、[ɔ]、[a] 记音之别（陈泽平，个人交流）。

“S-A- 过 -St” 只见于粤、桂、琼三地的闽南方言。^①例如:

(12) 潮汕 (林伦伦 1993:61): 我悬过你 (我比你高)

雷州 (林伦伦 2006:233): 我悬过你半个头 (我比你高半个头)

揭阳 (Xu 2007:273): 伊好过我 (他比我好)

海丰 (杨必胜、潘家懿、陈建民 1996:19): 牛大过猪 (牛比猪大)

平乐 (张燕芬、林亦 2009:230): 我悬过伊 (我比他高)

① 有些文献提到福建境内的某些闽方言也有“S-A- 过 -St”。例如:

福州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90): 我好过汝 | 我早来过汝

厦门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154): 牛大过马 | 赢好过输

泉州、惠安 (陈法今 1982:62): 即座山悬过许座山 (这座山比那座山高)

不过, 我们觉得这些例子作为“S-A- 过 -St” 差比式的合法性很值得怀疑。

第一, 上述福州话例子中的“过”很可能记录的是“去”。承陈泽平先生相告, 福州话口语里“S-A-M-St”中的比较 M 是个轻声的 [o], 假若读为 [kuo] (“过”) 反而生硬得几乎不能说。陈先生认为, 这个比较标记读为“去”字更为可靠。另一方面, “过”作为虚词在福州话里是轻声的 [uo], 而轻声的 [uo] (“过”) 和 [o] (“去”) 音值很近, 故有人记作“去”, 有人则记作“过”。此外, 如前所述, 在早期的福州土白资料里, 比较标记正是“去” [kho] 而非“过” [kuo], 而在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 列举的差比式“S-A-M-St”中比较标记只有“过”而没有“去”。最后, 在陈泽平 (1998:157)、李如龙、梁玉璋 (2001: 203) 和梁玉璋、冯爱珍 (1996) 等福州方言研究文献里, 福州话差比式未见有“X+A+ 过 +Y”格式。

第二, 厦门、泉州的上述例子中, “过”前的属性谓语句限于“悬”、“大”、“好”之类的单音节形容词, 双音节形容词则不能进入“X+A+ 过 +Y”格式, 可见“悬 / 大 / 好过”有成词化倾向。另一方面, 在谭邦君 (1995)、周长楫 (1992)、吴仲平 (1958)、林华东 (2008) 以及 Chen (2008) 等描写厦门、泉州和惠安方言的文献里未见有“S-A- 过 -St”差比式的报道。此外, 笔者的同事徐睿渊博士是厦门人, 她十分肯定地告诉笔者, 厦门话没有“X+A+ 过 +Y”这种差比式。

又, 施其生 (2010) 提到, 台中闽南语除了“S- 比 -St- 恰 -A” (我比伊恰悬)、“S- 恰 -A-St” (我恰悬伊) 和“S- 比 -St-A” (我比伊悬) 三式之外还有“S-A- 过 -St”和“S- 较 -A- 过 -St”两种格式, 如“我悬过伊 | 我恰悬过伊”。鉴于提供台中闽南话材料的发音人廖郁雯小姐比较年轻, 施先生推测, 台中闽语“S-A- 过 -St”和“S- 较 -A- 过 -St”的出现, 有可能跟台湾新派闽语受所谓“国语”和“客家话”的较大影响有关。我们赞同施先生的“外部影响”说, 不过, 笔者觉得, 廖小姐的台中闽南话具有“S-A- 过 -St”格式, 更有可能源于粤语受到传媒和影视作品的影响, 因为台湾客语和官话中并没有差比式“S-A- 过 -St”。

文昌 (陈波 2008:284): 伊大过我 (他比我大)

琼海 (梁明江 1994:42): 我漂亮过伊 (我比他漂亮)

屯昌 (钱莫香 2002:183): 我大过伊 (我比他大)

三亚 (施其生 2010): 我悬过伊

3. S-Mpq-A-Mph-St

这种差比式似乎仅见于闽东方言。据林寒生 (2002:120), 普通话“我比他大”在福州话及其他闽东方言里可以说成“我固大啊伊”。如前所述, 闽东方言比较标记“啊”本字是“去”, 因此“我固大啊伊”其实就是“我固大去伊”。而据陈泽平 (2010:240-241), “S- 故 -A- 去 -St”这种差比式已见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福州土白资料:

(13) 今旦故热去昨暝 (今天比昨天更热)。(榕腔初学撮要, 87 页)

kiŋ¹ taŋ⁵ kou⁵ iek⁸ khɔ⁵ sioŋ⁸ maŋ².

活命是故钦贵去粮草, 身体是故钦贵去衣裳 (生命比食物贵重得多。身体也比衣服贵重得多)。(福州土白新约全书·路加, 12-23)

(三) 基准前置型 (S-Ms-St-A)

跟上举两类差比式不同, 这类差比式的基准位于属性谓语之前且使用基准标记“比”。^①根据是否含有属性标记, 基准前置型差比式可分为“S- 比 -St-A”和“S- 比 -St-Mp-A”两个小类。“S- 比 -St-A”分布甚广, 几乎见于所有闽方言。例如:

(14) 福州 (李如龙、梁玉璋 2001:203): 伊比我有力量 (他比我力气大)

福清 (冯爱珍 1993:135): 汝比伊俊 (你比他漂亮)

① 某些闽南方言的基准前置型差比式“S-Ms-St-A”中, 基准标记除“比”外还可以用“并”, 如泉州话 (陈法今 1982:63) “伊并 [piŋ] 我豪 (他比我能干)”。闽南话的“并”作为“比较”义动词和介词, 意义、用法均与汉语标准语的“比”相当。

福安 (邹晓彧, 问卷调查): 荔枝比龙眼好食 (荔枝比龙眼好吃)

宁德 (陈丽冰 2008:90): 福州比上海嫩 (福州比上海小)

福鼎 (陈章太、李如龙 1991:128): 伊比我愚 (他比我高)

厦门 (马重奇 2002:261): 伊今年比旧年老真多 (他今年比去年老多了)

泉州 (林华东 2008:122): 小王比我聪明

汕头 (施其生、郑靖敏 2006:143): 我比伊愚 (我比他高)

揭阳 (Xu 2007:276): 汝比伊愚 (你比他高)

海丰 (施其生 2010): 我比伊愚

雷州 (施其生 2010): 我比伊愚

平乐 (张燕芬、林亦 2009:230): 我比伊愚 (我比他高)

文昌 (施其生 2010): 我比伊愚

三亚 (施其生 2010): 我比伊愚

屯昌 (钱萸香 2002:185): 这枚大, 许枚比枚更大 (这个大, 那个比这个更大)

台湾 (卢广诚 2003:92): 细汉的比大汉的加真乖

莆仙 (王丽 2003:11): 买诶比捡诶好 (买的比捡的好)

永安 (陈章太、李如龙 1991:128): 渠比我愚 (他比我高)

三明 (三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2:2745): 渠比我愚 (他比我高)

沙县 (陈章太、李如龙 1991:128): 渠比我愚 (他比我高)

建瓯 (吴舒燕, 问卷调查): 羊比猪俚俐 (羊比猪干净)

建阳 (陈章太、李如龙 1991:128): 渠比我乔

松溪 (陈章太、李如龙 1991:128): 渠比我乔

“S- 比 -St-Mp-A” 中，属性标记 Mp 在不同的闽方言中有“较（恰）”、“故（固）”、“会（厄）”和“过”之别。大致说来，“S- 比 -St- 较（恰）-A”限于闽南片和闽中片：

(15) 厦门（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8:153）：我
比汝较肥（我比你胖）

泉州（林华东 2008:123）：我比伊较大（我比他大）

漳平（张振兴 1992:105）：许个比□（[hm²¹]）个恰
（[k'a⁵⁵]）好（这个比那个好）

漳州（施其生 2010）：我比伊恰艋

大田（陈章太、李如龙 1991:299）：红柑比龙眼恰
好食（橘子比桂圆好吃）

苍南（温端政 1991:146）：这尾侬比许尾侬较
（[k'e⁵³]）好（这儿人比那儿人好）

台湾（卢广诚 2003:92）：小弟走比大兄卡紧

沙县（邹晓彧，问卷调查）：荔枝比龙眼较好食
（荔枝比龙眼好吃）

“S- 比 -St- 故（固）-A”主要见于闽东片及闽北片：

(16) 福州（林寒生 2002:128）：我比伊故矮（我比他矮）

长乐（林寒生 2002:128）：我比伊故矮（我比他矮）

永泰（林寒生 2002:128）：我比伊故矮（我比他矮）

周宁（林寒生 2002:128）：我比伊故矮（我比他矮）

福安（邹晓彧，问卷调查）：荔枝比龙眼故好食
（荔枝比龙眼好吃）

宁德（陈丽冰 2008）：家长比学生固惊先生（家长
比学生还怕老师）

建瓯（吴舒燕，问卷调查）：狗比猫故大（狗比猫大）

“S- 比 -St- 会（厄）-A”则仅见于莆仙片：

(17) 莆田（蔡国妹 2006:77）：伊并我厄悬（他比我高）

|伊并汝厄细五岁（他比你小五岁）

仙游（李如龙 2001:181）：我并汝会悬（我比你高）

而“S- 比 -St- 过 -A”，目前所见仅限于闽中片：^①

（18）永安（周长楫、林宝卿 1992:193）：佢比我过悬
（他比我高）|北方比南方过寒（北方比南方冷）

表 1 所列是闽语 15 个方言点的差比式类型及格式，大致能反映闽语差比式的变异情形。

表 1 闽语差比式的类型

类型与格式		闽语方言点														
		闽东		闽南								莆仙	闽中		闽北	
类型	格式	福州	福安	厦门	泉州	大田	潮汕	雷州	屯昌	平乐	苍南	台湾	莆仙	永安	沙县	建瓯
A. 缺少 标记型	(a) S-A-St															
		+	+	+	+		+	+								
B. 基准 后置型	(b ₁) S- 较 -A-St			+	+	+						+				
	(b ₂) S- 故 -A-St	+	+													
	(b ₃) S- 会 -A-St												+			
	(c) S-A- 去 -St	+														
	(d) S- 故 -A- 去 -St	+														
	(e) S-A- 过 -St						+	+	+	+						
C. 基准 前置型	(f) S- 比 -St-A	+	+	+	+	+	+	+	+	+		+	+	+	+	+
	(g ₁) S- 比 -St- 较 -A			+	+	+					+	+			+	
	(g ₂) S- 比 -St- 故 -A	+	+													+
	(g ₃) S- 比 -St- 厄 -A												+			
	(g ₄) S- 比 -St- 过 -A													+		

① 我们将这个格式的“过”视为属性标记而非一般的程度副词，是因为在永安方言“佢比我过悬”这类句子中，“过”只是个比较标记，本身“没有具体的意义”（周长楫、林宝卿 1992:193）。在永安话差比式“S- 比 -St- 过 -A”中，“要表示程度时，得加副词‘还’[hum2]”（周长楫、林宝卿（1992:193））。例如（引自周长楫、林宝卿（1992:193））：

佢比我还过悬（他比我更高）|北方比南方还过寒（北方比南方更冷）

二 闽语差比式的历史层次

以上我们对闽语差比式的类型及其跨方言的分布做了粗略的描写,由表 1 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闽语方言点均使用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差比式类型或格式。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同的差比式类型或格式会在同一个方言中共存,闽语最早的差比式类型是什么,哪些差比式类型或格式是闽语固有的句法模式,哪些是闽语非本土的句法模式。下面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一) 缺少标记型差比式的渊源

上述三种类型的差比式中,缺少标记型的“S-A-St”应是闽语差比式最早的形式,事实上,这种差比式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

(19)张仪南见楚王,曰:“弊邑之王所说甚者,无大大王;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唯仪之甚憎者,亦无大齐王……。”(战国策·秦策二)|所斩捕功已多大将军。(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子贱为单父宰,反命于孔子曰:“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教不齐所以治者。”(又,仲尼弟子列传)

(20)福莫大无祸,利莫美不丧。(淮南子·詮言训)
(引自魏培泉 2007:607)

因为先秦时期的差比式只有“S-A-于/於-St”一种形式,可以肯定,(19)和(20)这种“S-A-St”当源于类似(21)的“S-A-于/於-St”中比较标记“于/於”的脱落。

(21)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尚书·盘庚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鲁国,兹阳虎所欲倾覆也。(左传·定公九年)

至于先秦差比式“S-A-于/於-St”何以会在汉代脱落比较标记

“于 / 於”，则需要从介词“於 / 于”入汉以后的演变中寻找答案。众所周知，先秦时期“于 / 於”是个功能丰富、使用高频的虚词，但有证据显示，入汉以后“于 / 於”的使用已呈式微之势，特别是谓语动词后的“于 / 於”明显趋于衰落：第一，据何乐士（1992:39）统计：《左传》谓语后的介词“於”出现 1534 次，“于” 1442 次，“诸” 259 次，三者之和 3235 次，占《左传》总字数的千分之十六。而在《史记》中，这三个虚词的使用次数明显下降，以《史记》第八册为例，谓语后的“於” 417 次，“于” 仅 11 次，“诸” 0 次，三者之和为 428 次，仅占《史记》第八册总字数的千分之六；第二，魏培泉（1993）的研究表明，汉代以后，动词后用来引出源点、终点、处所以及被动施事等题元角色的“於”，“功能趋于消解，同时也导致‘於’的消失”。魏先生发现“於”的这种衰微有两种表现：一是“於”词组由不同的新句式来替换，另一是“於”的直接省略。后者如：

（22）投其璧于河。（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乃投璧河中。（史记·晋世家）

（23）齐侯游于姑蔑，遂田于贝丘。（左传·庄公八年）

襄公游姑蔑，遂猎沛丘。（史记·齐太公世家）

由此可见，差比式“S-A-于 / 於-St”中“于 / 於”的脱落实则是入汉以后“于 / 於”功能衰落和使用式微的表现之一。

闽语形成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不过，假如我们认为闽语脱离主流汉语而成为一种独立方言的时间是在两汉以后和唐代以前，那么，闽语形成之初从主流汉语带走的差比式就应该是这种缺少比较标记的“S-A-St”。^①也就是说，我们从现代闽语观察到的“S-A-St”原本是原始闽语的差比式形式。既然这种差比式已见于西汉文献，可以认为，现代闽方言的差比式“S-A-St”属于闽语“共同存古”（shared retention）的层次。

① 闽语形成之初，从主流汉语带去的差比式也许还包括日趋式微的“S-A-于 / 於-St”。

(二) 基准后置型差比式的产生

汉代以后的中古汉语里,随着介词“於”的衰落,差比式“S-A-於-St”很可能已变成一种文言或书面格式,当时不同方言的实际口语里差比式可能采用“S-A-St”或不出现基准的“S-Ad-A”(Ad表示程度副词)。^①因为“S-A-St”是一种缺少语法标记因而语法化程度不高的差比式,而且在形式上跟非差比式的“SVO”又无区别,于是,近代汉语时期一些方言基于不同的策略创造出若干新兴的差比式,比如平话和粤语利用趋向补语“过”的虚化获得“S-A-过-St”,某些中部方言利用“像”义动词的语法化产生“S-A-似/如-St”,胶东一带的方言利用趋向动词“起”的语法化形成“S-A-起-St”,某些北方方言利用“比较”义动词“比”的虚化产生“S-比-St-A”。^②闽语的策略则有所不同:其不同的次方言将某个源于副词的比较标记加在原有的差比式“S-A-St”之上,从而发展出“S-Mp-A-St”模式,比如闽东方言选择的比较标记是“还”义副词“故”,闽南方言采用的是程度副词“较(恰)”,莆仙方言则选择源自助动词的副词“会(厄)”。“故(固)”、“较(恰)”、“会(厄)”原是一般副词,它们是如何语法化为比较标记的呢?这个问题很难圆满回答,不过我们猜想,这类副词大约是先用于类似(24)的“短差比式”(Short Comparative)表达比较概念:

(24)a. 福州(冯爱珍 1998:41): 我这包故侈(我这包还多些)

① 在宋代一些比较口语的文献里,仍然可以见到“S-A-St”这种差比式,例如:

你欲以此术制他,不知他之术更高你在。(朱子语类,卷七十二)

但百遍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自是强百遍时。(朱子语类,卷二十八)

此外,在现代某些非闽语方言里也可以见到这种“S-A-St”,如吉首方言(李启群 2002:329):

我高他(我比他高)|他大我(他比我大)

阿维好像小红红喔(阿维好像比红红小吧)

因为吉首方言不存在基准后置型差比式“S-A-Mp-St”,因此上述“S-A-St”不可能是后来的语法演变,而应是早期汉语模式的保留。由此可见,“S-A-St”差比式很可能在中古、近代的不同方言里都曾存在过。

② 差比式“S-比-St-A”和“S-A-似/如-St”始见于宋代文献(Peyraube 1989:599,冯春田 2000:64,魏培泉 2007:610),而“S-A-过-St”和“S-A-起-St”大约是宋明之际分别产生于粤语/平话和山东一带官话方言。

- b. 厦门 (施其生 2010): 大隻鱼肉恰粗 (大的鱼肉比较粗)^①
- c. 莆田 (蔡国妹 2006:47): 即处其水厄好食 (这里的水更好食)
- d. 仙游 (李如龙 2001:181): 我会悬少少 (我高点儿)

值得注意的是, (24) 并非单纯地陈述某个 (类) 实体具有某种属性, 而是断言特定的实体或物质跟另外某个 (类) 实体或某种物质相比具有某种属性, 比如“我这包故侈”实际传递的话语信息是“我这包”跟某人的包相比具有“侈”这种属性, 同样, “大隻鱼肉恰粗”表达的话语信息是“大隻鱼”跟“小隻鱼”相比具有“肉粗”这种属性。可见, (24) 中的“故、较、会”尽管还不同程度具有副词的词汇意义, 但已明显获得表达比较的功能。我们认为, 正是在类似 (24) 这样的句法环境里, “故、较、会”逐渐语法化为比较标记。证据是, 闽南方言在表达“X 和 Y 哪个 A”这类“比较性询问” (comparative question) 时, 提问项和回答项均要在属性谓语前加上“较 (恰)”。比如惠安方言 (陈伟蓉, 个人交流):

(25) 问: 即个共适个, 哪一个恰好 (这个和那个, 哪个好)?

答: 即个恰好 (这个好)。

(26) 问: 小妹共阿姐, 哪一个恰孺 (妹妹和姐姐, 哪个漂亮)?

答: 小妹恰孺 (妹妹漂亮)。

① 蔡国妹 (2006) 对莆仙方言短差比式中“厄 (会)”的对译似乎有些“随文释义”, 比如下面例子中的“厄 (会)”蔡文就有四种不同的释义,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 莆仙方言的“厄 (会)”在短差比式中词汇意义已很淡薄:

趁小路行厄近 (沿着小路走比较近) (蔡国妹 2006:73)

趁好另行厄近 (从这边走更近) (蔡国妹 2006:73)

就东门行厄近 (从东门走近些) (蔡国妹 2006:73)

就大路行厄好行 (从大路走好走) (蔡国妹 2006:73)

上面例子里，提问项和答语都是承前省略基准的短差比式，其中的“恰”不再具有任何词汇意义，已完全演变为典型的比较标记。这类比较标记加在“S-A-St”之上，得到的便是差比式“S-Mp-A-St”。

因为，“故（固）”([gou])、“较（恰）”([khaʔ])和“会（厄）”([ɛʔ/ɛʔ])等比较标记在语音上没有任何对应关系，可以肯定，现代闽语中“S-较/故/会-A-St”这种差比式应是原始闽语分化之后不同闽方言的共同创新(shared innovation)，换言之，我们把包含前置属性标记的“S-Mpq-A-St”视为闽东、闽南和莆仙等闽语次方言共同创新的层次。

“S-较/故/会-A-St”这种包含属性标记的基准后置型差比式何时产生，这个问题我们目前无法准确回答。不过有两个证据可以说明，闽语“S-Mp-A-St”产生的时间范围极有可能在宋、明之间：第一，“较”用作程度副词，始见于宋代文献：

(27)或问：“康节近似庄周？”曰：“康节较稳。”(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五)|妻父母在生时，凡为事做人且较容易。(刘知远诸宫调·第三)

另一方面，闽语的副词“解（会）”当来自认识类助动词，但汉语史上“解”作为认识类助动词宋代始见(李明2001)：

(28)既得之，熟读深思，从此力行，不解有差。(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七)|古人言语写在册子上，不解错了。(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七)

第二，在明代闽南话戏曲文献《荔镜记》里，可以见到差比式“S-可-A-St”：

(29)(旦)你力只礼聘送转去还伊人，我打一双金钗句可重伊人的(个)乞你。(第十四出，责媒退聘)|
(净)官人，许前头一阵娘仔生得句可亲浅伊。(第八出，士女同游)|
(旦接扫介)无师父，我扫你看，句可好看你。(第二十六出，五娘刺绣)

尽管我们不能肯定这里的属性标记“可”记录的就是“较”，但至少

可以说明,至迟明代,闽语里业已出现“S-Mp-A-St”这种差比式。

除了“S-故-A-St”,闽东方言的另一项创新是“S-A-去-St”。这种格式中的比较标记“去”具有动相补语(phase complement)性质,其直接来源当是趋向补语。证据是现代福州话口语以及19世纪福州土白资料中,“去”([kʰo⁵])均有位移动词、趋向补语和动相补语的用法(陈泽平1998,2010)。下面是19世纪福州话资料《榕腔初学撮要》里“去”([kʰo⁵])的用法(引自陈泽平2010):

(30)位移动词:伊去冬那?伊去城里(他去哪儿?他去城里)。(53页)

趋向补语:乞依拾去(被人拾去)。(58页)

动相补语:生成者款,洗簪去(本来就是这样,洗不掉)。(63页)

此外,在早期的福州话资料里,动相补语的“去”可以用在述语动词“赢/输”之后表示“不及”、“胜过”等比较概念(引自陈泽平2010):

(31)只一隻赢去许一隻(这个比那个好)。(福州方言入门二十课,54页)|汝输去伊(你不如他)。(榕腔初学撮要,30页)

最后,当“S-赢/输+去+St”中“去”前的述语由动词“赢/输”扩展为形容词时,得到的便是差比式“S-A-去-St”。

至于闽东方言的“S-故-A-去-St”,显然是“S-故-A-St”和“S-A-去-St”的混合形式。

以上,我们讨论了闽语“S-较-A-St”、“S-故-A-St”、“S-会-A-St”、“S-A-去-St”和“S-故-A-去-St”等五种基准后置型差比式的来源。如前所述,这些差比式是闽语诸方言基于共有的差比式“S-A-St”模式所进行的创新,其中前三种差比式是闽南、闽东和莆仙等方言的共同创新,“S-A-去-St”和“S-故-A-去-St”则是闽东片后来的独立创新。所有这些差比式形式均属闽语的固有层次。不过,闽语最后一种基准后置型的差比式,即“S-A-过-St”,我们认为是一种外来层次,具体说,是粤语差比式“S-A-过-St”的扩散层次。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有三:第一,“S-A-过-St”仅见于粤、琼、桂境内的闽南方言,粤、琼、桂之外的闽

方言未见这种差比式；第二，粤、琼、桂三地的非粤语方言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粤语的影响（吴福祥 2010）；第三，明代闽南语戏曲文献《荔镜记》、《金花女》和《苏六娘》里，未发现典型的差比式“S-A-过-St”。^①

（三）基准前置型差比式的由来

如前所述，闽语基准前置型差比式具有“S-比-St-A”和“S-比-St-Mph（较/故/会/过）-A”两种格式。我们认为，这些形式在闽语中的出现当与非闽语方言的影响有关。首先，“S-比-St-A”应是汉语标准语和书面语影响的产物，证据是很多闽语方言虽然也可以使用“S-比-St-A”，但这种格式明显带有“正式”或书面的风格特征，实际口语则很少使用；另一方面，很多闽方言里“S-比-St-A”均可替代为更为高频的“S-比-St-Mph-A”或“S-A-过-St”，但反之不然。“S-比-St-A”格式进入闽语的时间很难判断，不过有证据显示，这种格式扩散到闽语的时间不会太早，因为在上面提到的明代闽南语戏曲文献《荔镜记》、《金花女》和《苏六娘》中未见“S-比-St-A”，而且据李佳纯、连金发（1996），顺治本（1651）和光绪本（1884）《荔镜记》里也未见“S-比-St-A”；另一方面，据陈泽平（2010），在 19 世纪福州土白资料《榕腔初学撮要》（1871）和《福州方言入门二十课》（1904）中“S-

^① 李佳纯、连金发（1996）主张明嘉靖本《荔镜记》具有“S-A-过-St”差比式，所举例子是：

饭今袂食，涩过吞沙。（第二十五出，陈三得病）

其实，嘉靖本《荔镜记》中全部六例的“S-V/A-过-St”都很难视为真正的差比式。例如：

（末）好元宵强过别冥，鼓乐（古乐）吹唱，会处都佃。（第五出，邀朋赏灯）

阮娘仔伊是千金闺女，都不强过阮奴婢。（第二十八出，再约佳期）

恁今同似（事）卜相痛，赛过姊妹弟共兄。（第五十四出，衣锦回乡）看伊人物爽利，赛过庙里天妃。（第九出，林郎托媒）

（生）你只计赛过孙吴，许时有乜记号？（第二十三出，求计达情）

（生）饭今袂食，涩过吞沙。（第二十五出，陈三得病）

这些例子中，“过”前的谓词均限于单音节谓词，而且“赛过”、“强过”带有明显的词汇化或熟语化倾向。

此外，陈泽平（2010）举有传教士福州土白文献中一例用“过”做比较标记的差比式：“故悬过山”（比山还高）。不过，我们认为，在闽语里“悬过”具有明显的熟语化或词汇化倾向，因此这个例子里的“过”不是典型的比较标记。

比 -St-A” 差比式仅见一例。可见, “S- 比 -St-A” 进入闽语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两百年。

至于 “S- 比 -St-Mp (较 / 故 / 会) -A”, 当是闽语土著格式 “S-Mp (较 / 故 / 会) -A-St” 和外来的标准语 / 书面语格式 “S- 比 -St-A” 混合的产物。这种混合形式产生的动因可能跟闽语使用者对 “S- 比 -St-A” 的认识有关: 也许闽语使用者觉得来自标准语或书面语的 “S- 比 -St-A” 不很 “地道”, 于是他们通过将自己差比式中的属性标记 “较 / 故 / 会” 加在外来的 “S- 比 -St-A” 之上从而产生 “S- 比 -St-Mp (较 / 故 / 会) -A”; 另一种可能的动因是, 标准语或书面语 “S- 比 -St-A” 中的 “比” 原本只表示中性比较, 并未指明 “不等” (inequality) 这样的意义 (Ansaldo 1999:219), 而闽语土著的差比式总是含有凸显 “不等” 这类意义的属性标记, 因此在 “S- 比 -St-A” 中加入属性标记 “较 / 故 / 会” 有助于强化这个结构式 “不等” 的意义。既然 “S- 比 -St-Mp (较 / 故 / 会) -A” 是 “S-Mp (较 / 故 / 会) -A-St” 和 “S- 比 -St-A” 混合的产物, 那么 “S-Mp (较 / 故 / 会) -A-St” 在闽语中出现的时间一定是在 “S- 比 -St-A” 进入闽语之后。

至于闽中方言的 “S- 比 -St- 过 -A”, 我们推测有可能是客语的扩散形式: 第一, “S- 比 -St- 过 -A” 是客语差比式的典型形式。例如: ^①

(32) 广东梅县客语 (林立芳 1997): 佢比你过高 (他比你高)

湖南酃县客语 (黄伯荣 1996:681): 今晡日比昨晡日过热 (今天比昨天热)

福建永定客语 (黄雪贞, 个人交流): 偃比你过肥 (我比你胖)

江西客语 (陈昌仪 2005): 渠比你过高 (我比你高)

四川洛带客语 (兰玉英 2005:281): 样个比该个过好 (这个比那个更好)

^① 闽西部分客家方言使用的是 “S- 比 -St- 较 -A”, 我们怀疑这种格式也许跟闽南语的影响有关:

连城 (项梦冰 1997:424-425): 今晡比昨晡 (较) 冷 (今天比昨天更冷)

上杭 (邱锡凤 2007:164): 的个比介个较好 (这个比那个好)

平和 (福建省…1998:339): 今日比昨日较寒 (今天比昨天冷)

四川泰兴客家话（兰玉英等 2007:302）：样个比个
个过好（这个比那个好）

第二，据周长楫、林宝卿（1992），永安话（包括闽中地区的三明话和沙县话）跟闽西和闽西北客家方言具有密切的接触关系，以致永安话（包括三明话和沙县话）吸收了客家方言的一些成分。第三，尽管永安等闽中方言的“过”具有程度副词用法，但这些方言里未见有“S-过 -A-St”这种差比式形式，因此，我们不能设想这个方言像闽南、闽东和莆仙方言一样，通过“S-Mp（过） -A-St”和“S-比 -St-A”的混合而形成“S-比 -St-过 -A”。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缺少标记型的“S-A-St”是闽语的存古层次，也是闽语差比式最早的形式。“S-故 / 较 / 会 -A-St”是原始闽语分化后不同闽语的共同创新。“S-A-去 -St”和“S-故 -A-去 -St”大约是闽东方言的独立创新。“S-A-过 -St”、“S-比 -St-A”、“S比 -St-Mp-A”均跟非闽语方言的句法扩散有关，其中“S-A-过 -St”是粤语的扩散形式，“S-比 -St-A”是官话（标准语和书面语）的扩散层次，而“S-比 -St-Mp（=较 / 故 / 会） -A”则是“S-比 -St-A”和闽语固有差比式“S-Mpq（=较 / 故 / 会） -A-St”混合的产物。至于“S-比 -St-过 -A”，极有可能是客语的扩散形式。以上的讨论可概括成下面的表 2 和表 3。

表 2 闽语差比式的历史层次

层次	性质	句法形式	说明
	固有层次 1（存古层次）	(a) S-A-St	原始闽语的存古形式
	固有层次 2（创新层次）	(b ₁) S-较 -A-St (b ₂) S-故 -A-St (b ₃) S-会 -A-St	闽语的共同创新形式
	固有层次 3（创新层次）	(c) S-A-去 -St (d) S-故 -A-去 -St	闽东方言的独立创新形式
	外来层次 1	(e) S-A-过 -St	粤语扩散形式
	外来层次 2	(f) S-比 -St-A	官话和书面语的扩散形式
	外来层次 3	(g ₁) S-比 -St-较 -A (g ₂) S-比 -St-故 -A (g ₃) S-比 -St-会 -A (g ₄) S-比 -St-过 -A	官话模式和当地闽语模式的混合形式 客语扩散形式

表 3 闽语差比式的演变脉络

S-A- 于 / 於 -St	> S-A-St	> S-Mp-A-St	(共同闽语)
	> S-A- 去 -St	> S- 故 -A- 去 -St	(闽东方言)
S-A- 过 -St			(源自粤语层次)
S- 比 -St-A	> S- 比 -St-Mp -A		(源自官话层次)
S- 比 -St- 过 -A			(源自客语层次)

三 闽语差比式现实差异的历时诠释

现实地看，闽语的五次方言在差比式的交替形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不过，假如引入历时维度，这些现实差异并不难解释。

如表 1 所示，在闽语五次方言中，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方言，差比式的类型和格式最多。这是因为福州话除了保留原始闽语的存古层次（S-A-St）、闽语的共同创新层次（S- 故 -A-St）以及接受官话的扩散层次（S- 比 -St-A 以及由此产生的 S- 比 -St- 故 -A）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个独立的创新层次（S-A- 去 -St 和 S- 故 -A- 去 -St）。福安话缺少“S-A- 去 -St”和“S- 故 -A- 去 -St”，可能是因为这两种格式只是闽东方言南片的语法创新，但也有可能历史上福安话原本具有这两种格式，只是后来为其他形式所淘汰。

闽南话中，既然漳泉片的厦门话以及粤西、粤东的潮汕、雷州话均有缺少标记型的“S-A-St”，我们相信台湾、浙南、海南等地的闽南方言历史上也应该具有这种格式。支持这个结论的另一证据是，台湾、大田两地的闽南方言均有“S- 较 -A-St”格式，如前所述，这种格式是由“S-A-St”发展而来，这正可说明，这两地的闽语原本具有“S-A-St”格式。粤桂琼三地的闽南方言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不为其他地区闽语所见的“S-A- 过 -St”，如前所述，这个格式并非闽语固有的层次，而是粤语差比式的扩散形式。

跟闽南语相比，莆仙闽语缺少“S-A-St”。如前所述，既然我们认定“S-A-St”是原始闽语的存古层次，而且既然这个次方言具有“S- 会 -A-St”，那么历史上莆仙闽语就应该具有“S-A-St”。

整个闽语中，闽中和闽北方言差比式的交替形式最少。基于跟上述相同的理由，我们推测这两个方言历史上应该具有缺少标记型的“S-A-St”。闽中和闽北方言历史上是否有过“S-Mp-A-St”的创新形式，我们很

难回答。不过，鉴于建瓯话具有“S- 比 -St- 故 -A”格式，也不排除闽北方言历史上有过“S- 故 -A-St”形式，只是因为周边客方言的影响，这个方言保留了与客语相类的“S- 比 -St-Mp-A”格式，而消失了“S-Mp-A-St”形式。永安话具有一种不为其他闽语所具的“S- 比 -St- 过 -A”，如前所述，这种格式极有可能是闽西和闽西北客语的扩散层次。

总起来说，现代闽语差比式的现实差异可用四个参数来进行解释：

(a) 是否保留原始闽语的存古层次 (S-A-St)；(b) 是否保留闽语共同创新层次 (S-Mp-A-St)；(c) 有没有独立的创新层次（如福州话的 S-A- 去 -St 和 S- 故 -A- 去 -St）；(d) 是否具有粤语的扩散层次 (S-A- 过 -St)。

四 结语

本文从历时角度讨论闽语差比式的类型和历史层次，主要结论是：

(1) 闽语差比式有“缺少标记型”、“基准后置型”和“基准前置型”三类。缺少标记型的“S-A-St”是闽语的存古层次，也是原始闽语唯一的差比式形式，其源头可追溯到西汉时期的“S-A-St”。基准后置型差比式中，除“S-A- 过 -St”外，均为闽语的创新层次，其中，“S-Mp（较 / 故 / 会）-A-St”是闽语不同次方言的共同创新，“S- 故 -A- 去 -St”和“S- 故 -A- 去 -St”是闽东方言的独立创新。“S-A- 过 -St”则是源自粤语的扩散层次。基准前置型是闽语差比式的外来层次，其中“S- 比 -St-A”和“S- 比 -St- 较 / 故 / 会 -A”源于汉语官话和书面语的影响，“S- 比 -St- 过 -A”则极有可能是客语的扩散形式。

(2) 现代闽语差比式的现实差异可用四个参数来进行说明：(a) 是否保留原始闽语的存古层次 (S-A-St)；(b) 是否保留闽语的共同创新层次 (S-Mp-A-St)；(c) 有没有独立的创新层次（如福州话的 S-A- 去 -St 和 S- 故 -A- 去 -St）；(d) 是否具有粤语的扩散层次 (S-A- 过 -St)。

参考文献

- [1] 蔡国妹. 莆仙方言研究——兼论过渡性方言的特征 [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
- [2] 陈波. 海南方言研究 [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 [3] 陈昌仪主编. 江西省方言志 [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

- [4] 陈法今. 闽南话的两种比较句 [J]. 中国语文, 1982 (1).
- [5] 陈丽冰. 福建宁德市蕉城区方言的比较句 [J]. 语言应用研究, 2008 (2).
- [6] 陈泽平. 试论完成貌助词“去” [J]. 中国语文, 1992 (2).
- [7] 陈泽平. 福州方言研究 [M]. 福州: 福州人民出版社, 1998.
- [8] 陈泽平. 19 世纪以来的福州方言——传教士福州土白文献之语言学研究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
- [9] 陈章太, 李如龙. 闽语研究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1.
- [10] 冯爱珍. 福清方言研究 [M].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1993.
- [11] 冯爱珍. 福州方言词典 [Z].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 [12] 冯春田.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 [13]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福建省志·方言志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8.
- [14] 何乐士. 史记语法特点研究 [A]. 程湘清主编. 两汉汉语研究 [C].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2.
- [15] 黄伯荣.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 [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1996.
- [16] 兰玉英. 洛带客家方言研究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 [17] 兰玉英等. 泰兴客家方言研究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18] 李佳纯, 连金发. 论闽南语比较式——类型及历时的探讨 [A]. 台湾闽南语论文集 [C]. 台北: 文鹤出版有限公司, 1996.
- [19] 李明. 汉语助动词的历史演变研究 [D]. 北京: 北京大学中文系, 2001.
- [20] 李启群. 吉首方言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 [21] 李如龙. 福建县市方言志 12 种 [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
- [22] 李如龙, 梁玉璋. 福州方言志 [M].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1.
- [23] 梁明江. 海南方言说要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4.
- [24] 梁玉璋, 冯爱珍. 福州话音档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6.
- [25] 林寒生.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
- [26] 林华东. 泉州方言研究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 [27] 林立芳. 梅县方言语法论稿 [M].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7.
- [28] 林伦伦. 广东闽方言语法特点的比较研究 [J]. 汕头大学学报, 1993 (2).
- [29] 林伦伦. 粤西闽语雷州话研究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30] 林清书. 武平方言研究 [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4.
- [31] 林双萍. 莆仙方言程度副词研究 [M].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32] 卢广诚. 台湾闽南语概要 [M]. 台北: 南天书局出版, 2003.
- [33] 马重奇. 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 [34] 钱莫香. 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

- [35] 邱锡凤. 上杭客家话研究 [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7.
- [36] 三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三明市志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2.
- [37] 施其生. 闽南方言的比较句 [J]. 方言, 2012 (1).
- [38] 施其生, 郑婧敏. 汕头方言两种比较句使用情况调查报告 [J]. 中国方言学报, 2006 (1).
- [39] 谭邦君主编. 厦门方言志 [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
- [40] 魏培泉. 古汉语介词“於”的演变略史 [J].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二本, 第四分), 1993.
- [41] 温端政. 苍南方言志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1.
- [42] 王丽. 莆仙方言的助词 [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2003.
- [43] 吴福祥. 粤语差比式“X+A+过+Y”的类型学地位 [J]. 中国语文, 2010 (3).
- [44] 吴福祥, 覃凤余. 南宁粤语短差比式“X+A+过”的来源 [J].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010 (2).
- [45] 吴仲平. 厦门话的语法 [A]. 方言与普通话集刊 (闽广方言及普通话第一本) [C].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
- [46] 项梦冰. 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7.
- [47] 谢仁友. 汉语比较句研究 [D]. 北京: 北京大学中文系, 2003.
- [48] 杨必胜, 潘家懿, 陈建民. 广东海丰方言研究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6.
- [49] 袁家骅等. 汉语方言概要 [M].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9.
- [50] 詹伯慧, 李如龙, 黄家教, 许宝华. 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1.
- [51] 张燕芬, 林亦. 广西平乐闽方言研究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52] 张振兴. 漳平方言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53] 周长楫. 闽南话与普通话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2.
- [54] 周长楫. 厦门方言词典 [Z].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 [55] 周长楫, 林宝卿. 永安方言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2.
- [56] Ansaldo, Umberto. 1999.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in Sinitic: Areal Typology and Patterns of Grammaticalization. PhD. Dissertation, Stockholm University.
- [57] Ansaldo, Umberto and Stephen Matthews. 2000. Head and dependent-marking in isolating languages: the case of comparatives in Sinitic, in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Hochiminh City, pp. 18-31.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58] Chen, Weirong. 2008. Comparative Sentences in Hui'an Southern Min,

Kansas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30: 31-39.

[59] Peyraube, Peyraube. 1989. History of 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from the 5th century B. C. to the 14 century A. D. Reprinted Proceeding on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Academia Sinica.

[60] Xu, Huiling. 2007. Aspect [s] of Chaozhou grammar: a synchronic description of the Jieyang variet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Historical Stratification of 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in the Min Dialect

WU Fuxiang

Abstract: 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in the Min Dialect has some alternative form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kinds of types, namely (a) “Standard preposing”, (b) “Standard postposing”, and (c) “Lack of mark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 the type “Lack of marker”, that is, the construction “S-A-St”, is the most early stratification of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in the Min Dialect,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S-A-St” in the Qin and Pre-Han Dynasty; (ii) the type “Standard postposing” are the creative stratification of the Min Dialect, except for the construction “S-A- 过 -St”; (iii) the type “Standard preposing”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S-A- 过 -St” belong to the foreign stratification.

Key words: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Min dialect; historical stratification; grammatical change